

實際行動，這項義賣展覽已於四月廿一日到五月一日結束。此項由陶藝家直接參與關懷社會公眾福利事業義賣的創舉，本誌認為其意義非常重大，儘管目前陶藝家本身環境並不富裕，然能獻出愛心，本著「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必有更多的陶藝家，捐出他們的作品，來從事這項有意義的社會福利事業的推展。本誌除對以上二位陶藝家致敬外，並深盼將來有更多的陶藝家投入此項有意義的社會福利事業，造福國內智能障礙將近五十萬人口的大眾。

陶藝家游曉昊，最近工作室又再度的遷移，此番搬遷游曉昊頗為滿意。工作室所佔面積約四十餘坪，並訓練了三名助手幫助他處理一些雜務事情。提起助手，游曉昊甚是得意，他說：「有人勸我開班授課，但我卻不願作如是想，經過精挑細選之後，我選擇了三位資質、體能俱佳的人，整日伴隨著我學習陶藝，我將練土、配釉、製作、燒窯，一貫的作業程序，毫不保留地施展出來，讓他們親自去體驗，我這種教導的方式，跟舊日的學徒制完全相仿，不收取任何費用，但希望他們能學到更多的東西。」一般的陶藝教室缺點，也就是學習製陶不能獲得完整的概念，尤其是配釉、燒火，學生幾乎都不能自己實際去體驗。游曉昊發現了這一點缺點，於是便決意不開班授課，而採取師徒相傳的老辦法，來訓練這三位徒弟，期望他們的根基都能紮實，將來也能獨當一面，擔負起推廣陶藝的重任。經過數個月的訓練，游曉昊如何試驗釉藥配方？如何拉坯？如何控制窯爐？他們都已獲得了較完整的概念。現在游曉昊著手加強他們對傳統陶藝造形的認識，每天規定他們拉某種傳統造形的土坯若干個，要求極為嚴格；游曉昊並認為唯有從傳統入手，才能使陶藝生根。我想這種教授的方法，也不失為一種良好的教學法則，而造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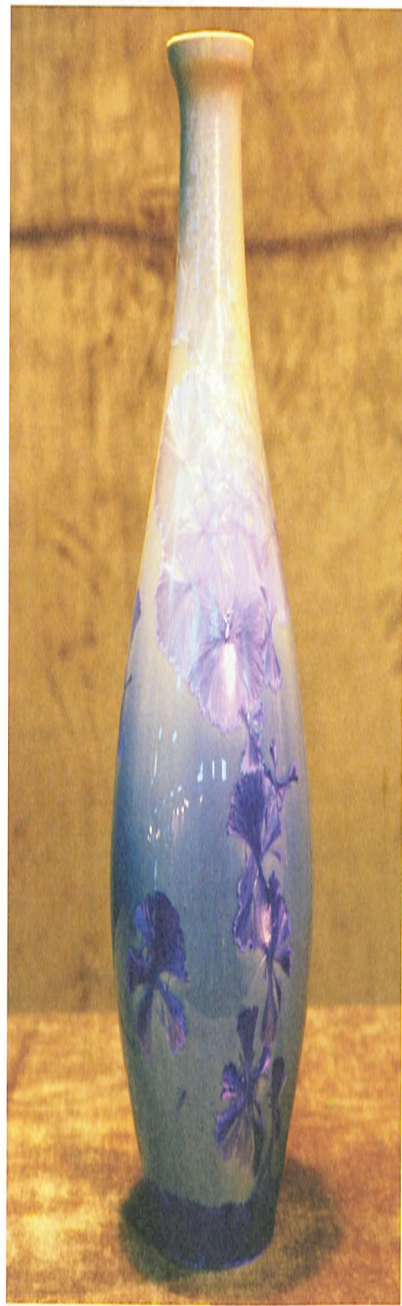
鐵頭開」盡請欣賞之忱。意虛於何，欲付定論。今作者以「火樹銀花」為題，再度介紹孫超的結晶釉近作，卻不作蘇味道〈觀燈詩〉如是解。我覺得孫超用火燒成的結晶釉近作，綻開著朵朵美麗銀色的花朵，是近幾年國內陶瓷藝業發展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今年五月，孫超的作品，再度贏得了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外貿協會主辦外銷產品優良設計大獎後，無疑地，肯定孫超作品已經達到國際水準，否則外貿協會也不會印製精美的宣傳刊物向世界各國和地區推介。

孫超此番得獎，早在意料之中，多年來他一直醉心於結晶釉瓷器的研究，雖然遭遇到種種困難，例如：結晶釉流動性大，穩定性不夠，燒成率低下，不能達到量產的目標，價位難以降低，這些困難亦常為不明究理的人抨擊，但對陶藝執著的孫超，並未因此而改變初衷。去年他的田心藝術陶瓷公司成立，在種種的挫折下，仍然鼓起勇氣，繼續研究改良結晶釉瓷器的燒法，雖然有人勸他放棄結晶釉的燒製，但孫超始終不為所動，田心窯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終於在燒法上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難題。他發現結晶釉瓷器，原是屬於一種高貴氣質的瓷器，用大窯燒製，非但不能成功，而且浪費人力、物料。用一米見方的瓦斯窯燒製成功率稍增，但相對地產量不能增大，也正因為燒製條件的種種限制，使孫超的結晶釉瓷器，不得不去向高品質、高價位的路線發展。事實證明，孫超的田心窯，目前的產品已聲譽卓著，雖然產量少，但符合藝術品收藏者的需求，因為他的結晶釉瓷器，幾乎沒有一件燒成

為一種商品，很多人生怕自己的心血製品被人仿冒，但孫超卻很篤定地認為，他的作品不怕別人仿冒，即使配方相同，由於燒火的法則不同，看火的過程不一，很難達到一樣的結果。孫超研究結晶釉的燒製，已達十四年之久，其間所投入的時間、精力難以估算，結晶釉雖然燒製成功，相對地，也幾乎使他瀕臨傾家蕩產的邊緣，其中甘苦，又有誰能瞭解呢？

最近他送到外貿協會競賽優良設計的一系列結晶釉瓷器，大部分是用鈷藍作發色體，開出的花朵有一手掌大，晶瑩剔透，已超越了國際上過去任何雜誌或書刊上所發表的屬於世界級的同類產品。如果說，孫超所作是超世界級的結晶釉瓷器，並不為過。因為像孫超所得的這種結果，是每一位從事結晶釉研究的陶藝家夢寐以求，卻又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今孫超卻全部得到了，是奇蹟，也是心血。我私底下將他此番得獎的作品，定名為《火樹銀花》，以表示我個人對他作品的推崇。這種高品質的瓷器，將其視為商品也好，視為藝術品也好，將其攜往世界任何地區，都會贏得至高的讚譽。

田心窯近一年來，已為偏僻的三芝鄉建立了一項典型的手工藝藝術特色，前往訪問的人絡繹不絕。前不久國內三家電視聯播節目「大地之頌」，還特別為田心窯製作了一次節目，介紹三芝鄉的人文景觀。如今田心窯成為三芝鄉最具矚目的窯業象徵，備受社會重視，同時也成為三芝鄉最具特色的一種新興陶瓷工藝事業。



孫超的花瓶作品